

生门

This I

剧集纪录片《生门》收视亚军引出话题

让纪录片说话说故事

文化娱乐现象 述评

13集大型剧集纪录片《生门》在荧屏播出后,52城收视率高居全国同时段第2位,压倒了部分热门电视剧,这在业内形成了一个话题,纪录片能否像电视剧一样在电视黄金档热播?

牵动观众心弦

纪录片《生门》的电影版被称为良心之作,赢得了2017北京国际电影节纪录单元最佳中国长片、中国影视“学院奖”年度最佳电视纪录片等奖项。但遗憾的是,电影版《生门》虽口碑不错,但被挤压的排片率使很多影迷错过了这部高口碑电影。这次,《生门》播出,不仅弥补了错过电影《生门》的观众遗憾,而且纪录片以更大的故事容量,以类似电视剧的周播剧集形式播出,这一全新的荧屏尝试,可谓是纪录片播出的一次大胆创新。荧屏版《生门》通过40多个家庭和产妇真实的故事,展现出生命诞生时的残酷和温情,悲壮与欢喜。它以大体量的直观记录将滚滚红尘浓缩在镜头之中。跌宕起伏的剧情,人间温情与生命思考,牵动了更多观众的心弦。荧屏上不仅有“医患关系”、“全民医保”、“难产早孕”等人们高度关注的问题,还能看到默默流动的温暖人性和满满的正能量。

显示真实力量

纪录片能否像电视剧一样播出?剧集纪录片《生门》播出后的收视不俗表现其实已经作了回答。它继《本草中国》让纪录片进入一线卫视8点档播出成功后,再次证明了纪录片的魅力。《生门》与前些日子播出过的急救纪实真人秀《急诊室故事》、医疗深度纪实片《人间世》等一样,都从医院抢救生命、关怀生命的真实故事出发,深度聚焦现实生活,显示了真实的力量,受到了观众的追捧。正如有观众所说,生活真实其实永远比艺术想象更为精彩,任何精彩表演都无法复制医生护士和家属们的紧张、急迫与焦躁。

如《生门》第一集,有神秘未婚妈妈胎死腹中独自前来就医,情况危急却拒绝透露任何个人信息。面对患者的抵触,医生一方面与时间赛跑奋力抢救,另一方面积极与各方沟通以获取患者的身份信息。在这场紧张角力中,观众才知道医生在治病救人时,所承担的风险超出了我们的想象。当床位紧缺,情绪激动的患者向医生大吼时,观众看到医生也会生气、着急和犹豫,但最终还是以产妇生命为重。最令人揪心的,是33岁的孕妇夏锦菊,产后大出血的她坚持要保住子宫,为此一度心脏停跳两次,身体内的血液都换了两遍,医生争分夺秒,想尽一切办法,终于将其从死亡线上拉了回来。整个抢救过程惊心动魄……《生门》不回避冲突,直面矛盾,真实呈现医疗资源紧缺,这反而让观众知道人与人之间应彼此理解。

进入黄金时代

今年以来,一些纪录片纷纷进入央视和各大卫视播出平台,播出总量大幅增加,有的甚至进入黄金时段,这打破了电视剧、综艺节目对荧屏的垄断地位,涌现出了《我在故宫修文物》《航拍中国》《本草中国》《本草中华》《人间世》《急诊室故事》等高口碑甚至是高收视的作品。《我们诞生在中国》《二十二》等还在影院收获可喜的票房纪录。有些卫视将精品纪录片放在黄金时段播出,收视压倒了大牌明星主演的电视剧和真人秀。这一现象标志着中国电视已经有了重大转折,观众欣赏口味有了令人可喜的变化。

上海纪实频道总监干超表示,随着观众审美需求的提升和年轻一代的成长,越来越多的人会从娱乐、低俗搞笑中解放出来,接受更高品质、原创、深刻、真实的内容。他透露,东视将从明年2月起在周间晚上10点播出纪录片,这个做法在一线卫视中具有示范意义。据悉,央视和各大卫视对纪录片的播出,都有系列化和特色化的趋势。2018年一开年,央视纪录频道将有三部大片率先推出,即《如果国宝会说话》《航拍中国2》和《舌尖上的中国3》。有业内人士说,纪录片正进入了黄金时代。 本报记者 俞亮鑫

画家周根宝从临摹起步, 用宋元线画戏曲人

守古人法度得真迹精髓



文体人物

阿豹原名叫周根宝。70岁的海派画家周根宝说自己还年轻,创作线条还会飞得自由。

阿豹是上海博物馆的老同事们在上世纪60年代叫的,他的同事里大多数已经退休,如今博物馆没有了临摹组,阿豹这个名字不被提到了。

上周末起,《古风遗韵——周根宝中国画作品展》进京展出,在人民美术出版社美术馆展览了一周。放在中间位的《朝元仙杖图》让观众看呆,大收藏家王己千称赞阿豹的手笔:“同真迹同垂不朽。”

打功底

阿豹从1963年开始分配在上海博物馆复制部工作,工作任务是临摹名画。当时上博还没有汇拢如今的明清书画馆藏,当时上海博物馆书画收藏来自吴湖帆、庞莱臣、钱镜塘三大收藏世家,让美术工作者羡慕的宋元作品居多。一开始阿豹觉得自己从事的,是没有乐趣的临摹工作,却让阿豹功底有了宋元绘画的营养。

上世纪90年代初期,他到纽约追寻艺术理想、谋生之外,还与收藏家王己千有频繁往来。50多岁去了王先生家中临摹北宋武宗元名作《朝元仙杖图》,每周去他家里核对,扎实的线描功夫,被王己千赞为“天下第二”。

插播一句,今天除了印刻本,《朝元仙杖图》真迹像谜一样不知所踪。周根宝的临摹本是对真迹临摹的唯一作品,王己千先生在作品完工时曾愿出3000美元收购,但工程浩大、精力投入太多,周根宝同样视若自己临摹成就的代表作,没有出让这件精心绘制的作品,他知道,出去以后就一辈子拿不回来了。此次画展时,他将长卷在大堂中央的长桌上铺开(1比1作品太长无法全部铺开),赢得了满堂喝彩。

相关链接

王己千曾卖给大都会博物馆一批中国名画,捐赠物品中并不包含《朝元仙杖图》,足见收藏家对它是真爱。王己千96岁临终前,还念念不忘这件画作。关于《朝元仙杖图》,书画界通行的传说版本是:真迹藏在香港某银行的保险库中,钥匙分为三把,银行一把,两把在王己千家人手中分持。而待到某日,当三把钥匙合一开启保险柜时,《朝元仙杖图》真迹竟不翼而飞了。



显功力

回到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,延安东路老馆展览陈设的条件不太理想,黄梅天里展厅阴湿;考虑到真迹太贵重,部分展陈挂的是周根宝的临摹品(上博迁入新馆后再也不用临摹品代替真迹展示)。

以假乱真的线条还曾骗倒过上海美术学院的教授、同学王文杰。当时在参观博物馆时对着作品反复看,没想到都是周根宝临摹的,同学俩哑然失笑了。研讨会上,上海美术学院的教授王文杰说出这个20多年的秘密。此外,周根宝临摹的作品里还有董源《夏山图》、赵佶《柳鸦芦雁图》……后者于今年首次在上海博物馆新址的书画常设展中亮相;宋徽宗的御笔精绝绝伦,让书画爱好者在真迹前目不转睛。当然,幸运的周根宝在上世纪60年代就临摹了这件作品,还幸运得到了朱屺瞻和沈迈之二老的题跋。朱屺瞻写道:“是卷《柳鸦芦雁图》俱得原作真谛,所显功力即可略见一斑,审其用笔无一不含宋人法度,察其用墨笔笔得古人精髓。”

展工夫

1980年后,阿豹离开了上博的复制部门去《舞台与观众》杂志社当一名戏曲记者,这个选择在今天看来似乎是开倒车,但当时阿豹觉得自由和新鲜,比枯坐在那里一笔笔临摹更有意思。

每天坐在第一排看戏,让阿豹满足。白天看彩排晚上看演出,下午还要去采访角儿。坐在第一排就带好了纸笔,嚓嚓嚓地速写。阿豹回忆,当时每天坐在第一排看戏,画速写,美术、摄影、文字一肩挑了。他说,戏曲人物画是他想画的东西,逐渐觉得以前的临摹派用场了,每一根线条都讲究道理了,正所谓从有法到了无法。在纽约谋生时很多人物画都卖完了,外国买家还是对他的戏曲人物认可的。

阿豹热衷画武场,你瞧《霸王别姬》里霸王王的连连摆手,《贵妃醉酒》里水袖游走,风格清奇。来自北京戏曲行家的说法是,“他的画作看上去更响亮,偏向武场的冲突,看阿豹的画,听得到勾栏之中哒哒哒的锣鼓点”。本报记者 乐梦融



▲ 参观者在观摩周根宝临摹《朝元仙杖图》
▲ 周根宝《霸王别姬》 乐梦融 摄